鸡雏滚春

□河北阜平 张金刚

“卖小鸡儿喽——”巷口一声响亮、悠长的吆喝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童年的春天。

开春,丽日和风,万物灵动。日渐忙碌、喧闹的小山村,便时常有卖鸡雏的小贩光顾。推着自行车、架着俩铁笼,走村串户、走街过巷,未见其人先闻其声。除了吆喝,便是鸡雏们由远而近的“喳喳”欢鸣。一群蹦跳的孩子,手扶铁笼,尾随其后,紧攥不放,直至小贩拣个空旷地儿停住。

铁笼中,一层层隔板自下而上依次界开,一只只鸡雏彼此拥挤铺满整层。打开最上层,一群嫩黄的鸡雏欢蹦跳跃,探着小脑袋,张翕小嫩喙,不知疲倦地鸣叫不止,似是在诉述一路颠簸的辛酸,又像是在欢唱一派明媚的春光,又似仅在张扬出壳不久、迎来新生的无尽活力。

见围观乡邻越聚越多,小贩来了兴致。伸出大手,从笼子一头倏地搅向那头。顿时,笼内一片嘈乱,欢快的大合唱变了节奏;鸡雏们应着搅动,趔趄、侧歪、翻滚、蹒跚、站起,恢复原态。意欲购买的人们,瞅着鸡雏、听着尖鸣,挑准一只最欢实、最有力的,一把抓起、放在手心、上眼端详。一只又一只,挑选停当,讨价买了,放入准备好的小纸箱,拉起自己的孩子回家。

新买的鸡雏,略显认生;盯着新主人,眼露惊恐。可不出半日,便活跃开了。用挡板将小院圈好;侧过纸箱,鸡雏们“哗啦啦”堆在地上,既而翻身站起、四散开去、不知所向。抓一把小米,抿嘴用“吧吧吧”的特别召唤,便将一群机灵鬼叫到脚下;撒下小米,个个挣抢、挤成一团;不停地啄着、叫着,一会儿便将小米吃个精光。看着这群可爱的小家伙绒绒滚动,甚是喜欢。

白天,阳光和暖,母亲便将鸡雏们放开,在院里撒欢。它们虽然腿脚柔弱,但也是一歪一扭地跑个不停。有时会随着微风、迎着春光,追逐嬉戏;有时会为了一只小虫、一片菜叶,相互打闹。累了,便立足或躺卧在墙跟的暖阳里,悠然地闭着小眼儿打盹儿,或者慵懒地伸长小腿儿晒太阳。夜里,乍暖还寒,母亲便将鸡雏清好数儿,装在箱里,蒙上苫布,放在屋内。起初,“喳喳”的叫声,吵得难以入睡;可渐渐习惯了,便好似催眠曲一般。

然而,鸡雏们并不总是欢快无患。偶尔,鸡雏病了,打着蔫、不进食,母亲精心照料,可也无济于事;数日,鸡雏在一阵抽搐中,死去。时而,鸡雏贪玩,撵着家人忙乱的脚步滚来滚去;不留神,一声惨叫,命丧脚下。看着因病、因故而死的鸡雏,想起朝夕相伴的日子,心里难免一阵辛酸。

要说幸福的鸡雏,当是自家母鸡孵的。抱窝的母鸡,享受着优待,静卧二十一天,一群可爱的鸡雏便破壳而出。做了母亲的母鸡,总是把鸡雏护在翅膀底下。捉了虫子、拣了菜叶,便“咯咯咯”地招呼孩子们来吃。若有调皮的孩童追赶鸡雏,母鸡会参起全身羽毛,拍打双翅,贴地飞奔,全力将鸡雏拢在翅下,恶眼相睁。看着一只母鸡,拖着一串省略号,招摇过市,感觉真是温馨。

一群鸡雏,在庭院内滚来滚去,从芽黄柳绿,到槐花飘飞;病的病、亡的亡,剩下的便是强者。滚出春天,便成日后一家的快活和希望。

春风识字

□吉林长春 易玲

我坐在河边草坪的长椅上看书,这是春日一个晴好的下午,此刻,看书不是顶要紧的事。放空的时候,我微仰着头,轻眯着眼,吹吹河风,沐浴阳光,细嗅草的清香、花的芬芳。

突然,一只蝴蝶从身边款款飞过,盈盈落在不远处一朵蒲公英花上。蝴蝶粉白,蒲公英娇黄,春草如碧丝。我本是三心二意钓鱼的小猫,见此,喜不自禁,玩心顿起,把书随手轻放在长椅上,蹑手蹑脚追随蝴蝶而去。

我和蝴蝶嬉戏了好一会儿,回来的时候,蓦然窥见有一缕春风在偷偷翻阅我的书。我没有惊动她,停了脚步,含笑站在稍远处观察。只见她先是把封面稍稍抬高了一些,好似在歪着头琢磨书名。接着,她把整本书的书角都吹拂起来,翻书的动作是如此轻柔,如此优雅,让每页纸都扬起一线好看的水波纹,发出轻快动听的哗哗声,把书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。

我猜春风是识字的,我带去的这本书勾起了她阅读的兴致。浏览过后,她好似坐了下来,认真地看起了这本书。有的页码,她大约十分喜欢,反反复复地阅读,翻起又落下,落下又翻起,却总也不掀过去;有的页码,她好像不感兴趣,就一目十行地直接略过,一下子掀过去好多页。

以后我常去春风吹拂的河边长椅上看书,我和春风彼此熟识了。有时我故意把书平放在腿上,静候春风来与我打招呼。她像一个爱逗弄人的淘气孩子,总是先轻轻拨弄一下我的发丝,然后,伸出手试着轻翻一下书页,马上闪到一边,见我只是微笑,又翻动一下,闪到一边。渐渐地,她胆子大起来,哗啦啦翻动好多页,有时还险些把书抢走。

久了我发现,和春风相约读书,最好带那种大开本且不太厚重的书,比如杂志;带那种你已经翻看过的半旧的书,纸张与纸张之间有空气,页码不互相粘连挤压;带那种你已经写完半本多的日记,每一页都留着你的笔痕载着你的心事,这样春风翻动的时候才不费劲,她阅读的时候才饶有兴致。要是簇新的没有折痕和手温的书,硬邦邦冰冷冷的,她就不看了,噘着小嘴一扭腰身跑了,把你看书或写日记的兴致也一并带走了。

有春风陪着我,我可以独自在河边待很久很久,从不觉得孤独。春天在河边,我读着春风写就的诗,春风读着我带去的书。我们有时像两个乍见之欢的小朋友,愉快地交换了彼此的玩具,分享着彼此的快乐;也有时像两个久处不厌的老朋友,静静并坐,无需言语,只是偶尔相视一笑,共同度过一个令人沉醉的下午。

桃树诺

□盐城 范振巧

前几日在网上看一则视频,女孩回村,见到一直留在村里的儿时玩伴,她容颜依旧,他历经沧桑。一人长大出去看世界,一人留在童年,让人不禁感慨万千。

“春节回来吗?今天路过你家,那棵桃树还在呢。”春节前,儿时最好的小伙伴甜甜给我发来短信,看着手机上的文字,我的思绪一下回到儿时。

我出生的那个年代,封建思想还没有从人们的脑子里剔除,总是要等生到儿子才会封肚,生的女儿多了,就送人。我和甜甜便是那被送走的女儿,我们被送到了同一个村子,好在我们第二次新生在善良人家,我们的养父母对我们都很好。邻居家小孩子生着一副讨人嫌的嘴,吵架吵不过时,便把你是抱养的事情说出来羞辱一番,这时我便会败下阵来,哭着跑回家。由于我和甜甜有同样的经历,于是我们便团结起来,要是再有小孩子拿这事欺负我们,我俩便打得他满村子跑。

一日,我和甜甜坐在我家的桃树上晃悠着腿,吃着桃子畅想着未来,阳光透过桃树叶照在我们忧愁的脸庞。我便提议不如我俩学《三国演义》滴血盟誓,结为姐妹,互相帮助让那些小屁孩不敢欺负我们。甜甜懵懂又坚定地点头同意。

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时,我偷偷找出母亲的缝衣针,拿了一个陶瓷碗,盛小半碗水,到我家桃树下。两人面面相觑,都不愿先戳指头,这个主意是我提出来的,我只好硬着头皮拿着露着寒光的针,微闭着眼睛往稚嫩的手指上戳。到第三下,手指终于挤压出了猩红的血,她鼓起勇气紧跟着我戳了手指,当我们的血融合在一起的那一瞬,我俩便结下了牵绊一生的友谊。

从此,村里经常可以看到我俩一起下河摸鱼、捉虾,一起招猫、逗狗,一起爬树、捉蝉。只是这件事情后来被父母知道了,俩人被骂了一通,但我俩的情谊从那一刻便再也没断过。

长大后各自嫁到不同的城市。我的母亲已经不在,父亲搬来和我同住,老屋一直闲置着,即便春节也难得回老家了。我们俩虽然会通过微信互相通报近况,只是见面的机会很少,感情也日趋淡薄。

“细数童年两三事,不禁嬉笑好几时”,童年的趣事恰似冬日的初雪那样萦绕心头。我拿起手机在微信里输入一条信息:“春节一定回去,带上娃,一定要把我们当年的糗事讲给娃听”。

野趣芳踪

□安徽池州 俞东升

置身于春天的乡村野地,宛若一只小兔,闯进了一片丰饶的大菜园里——目之所及,便能探到野菜的“野趣”芳踪;鼻之所闻,即能嗅到野菜的“野性”气息。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等不及冰霜消融,荠菜便率先向人们汇报春天的消息。荠菜,乡人叫它“地儿菜”,它贴地而生,性情低调,吃法也简洁,洗净之后,开水焯一下,沥干水,切稀碎,加点红辣椒,放点盐和醋,再用麻油浇一下,拌好就成为一道美食了。在咱家,妻子更愿意用荠菜包饺子。将鲜嫩的荠菜洗净,晾干,切碎,与肉泥搅混在一起,捏成芯,再给它穿上饺子皮,放在油锅里煎,吃的就是两个字:“清香”。当然,也可直接红锅清炒,其色绿,其气香,其味甘。

马兰,仿佛是艺术名家,拥有很多艺名,如“路边菊”“蓑衣莲”“红梗菜”“蟛蜞头草”等等。马兰草的名字好听,姿色也美,只是她“公主身,丫头命”,野生于山边、沟边、田边。尽管如此,马兰“天生丽质难自弃”,很多人喜欢亲近马兰,青睐马兰。挎着小竹篮,来到田间地头,无需寻寻觅觅,一眼就可看到一丛丛马兰的倩影在春风中摇曳。俯下身子,用手轻轻握住鲜绿的马兰茎叶,好像“粉丝”正在握住一位明星的手,心情激动。马兰的嫩苗和头上的嫩茎都能吃,无论是凉拌还是与其他食物一起炒,都有滋有味。

“薤白”,一看名字就觉得好古雅,其实它的小名叫“野蒜”。在古代,有很多大诗人都曾为它赋诗。杜甫的“甚闻霜薤白,重惠意如何”,白居易的“酥暖薤白酒,乳和地黄粥”,欧阳修的“青松月下泉台路,白草原头薤露声”……野蒜在外形上酷似家养的小葱,只是茎叶比较细,蒜头也比较小,吃法也五花八门,可以用来炒鸡蛋,也可切碎了做饼,也可以腌制,无论怎样做都别有一番风味。

马齿苋又叫长寿菜。那些年的年夜饭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大桌边,桌上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。不过,在大鱼大肉的旁边,有一碗菜很不起眼,它就是晒干了的马齿苋,黑黢黢的茎丝裹在一起,像洗碗的清洁球,母亲指着它说:“这是长寿菜,也叫平安菜,你们都吃一点,平平安安!”于是,我们都把伸向荤菜的筷子,调头转向这碗“平安菜”。此种说法虽有民间祈福的意思,可是马齿苋确也富含维生素、胡萝卜素、蛋白质、粗纤维及钙、铁、磷等元素,具有清热、解毒、消肿、凉血、降压、利尿等功效,护佑着人类的安康。

车前草,顾名思义是“车子前面长的草”。它有一个传奇故事。相传东汉名将马武,有一次带兵征战,被围困在一处荒山野岭。正值酷暑,士兵们口渴难耐,小腹胀痛且尿血,连战马排的尿也是鲜红。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,马夫忽然发现有几匹马的病情有所好转,尿血也停止了。为了弄清缘由,他便观察这些马的动向,发现战车前面的一片猫耳状的草被马吃光。马夫急中生智,忙在附近采了这种草熬汤喝下,尿血症状也很快消失。马武得知大喜,立即号令全军服食这种野草,几天之后,全军人马基本痊愈。马武问马夫:“此草如此灵验,生于何处?”马夫随手一指说:“就在大车的前面。”马武欣然大乐:“好个车前草!”从此,车前草的美名便传扬四方。

国人有“医食同源”的说法,很多野菜本身就是一味中药。春天的餐桌上摆一盘鲜嫩的野菜,自然生态,保健养生,是名副其实的“绿色食品”。

春寻一树梅

□南京 李泳

南京的梅花山向来以梅花著名。元宵节前,我便上网搜寻有关梅花的消息,想去梅花山一睹梅花的芳姿。

我们选择了一个“吹面不寒”的日子,与其说是奔赴梅花山赏梅,不如说是为奔赴明丽的春天。到了梅花山,但见梅花湖畔梅花点点,花影鳞波,春意如卷,梅花妆韵处,玉蝶梅双双对对,顾盼相携;告天石刻,乃今人题刻的苏东坡咏梅诗,字字珠玑,趣雅神怡。石刻旁,几株红千鸟悄然争春,一簇簇,红彤彤,与苏东坡的《红梅》对话。东坡写的红梅虽俏,也只是“年年芳信负红梅”,然而当下各种梅花已成千万朵,漫山花香醉游人了。

就说这绿萼梅吧,花枝青绿如荷,花蕾宛如繁星闪烁,开起来,白中隐青,淡雅晶莹。幽香阵阵,沁人心脾,在空气中轻嗅几下,顿时感觉鼻腔里溢满了梅花的香氛。梅开五瓣,笑纳五福,我们边行边赏,纷繁的梅花品种令人目不暇接,猩猩红、骨里红、照水、宫粉、玉蝶、送春等等,不胜枚举。传说中的梅花山“镇山之宝”——“别角晚水”在偌大的梅花山里,就像一位娇羞的少女,我们遍寻梅花山,亦未探得其真颜,不曾想当我们拐进山南一条小路时,竟于无意间有幸一睹芳容。

由石象路西端北行就是翁仲路了,两侧屹立着苍莽虬宏的百年古圆柏,树间六尊为明孝陵护道的武将文官兀自纹丝不动。石心昭昭日月,石意融贯大地,就像相邻的梅花一样,“看来岂是寻常色,浓淡由他冰雪中”。

时间过得又快又慢,不知不觉中,我们来到了惟秀亭。放眼俯瞰梅花山,但见满坡梅花如锦如霞如雾,花间游人且照且笑且歌。梅花开了,春天的脚步一天天近了。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 944号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